

雲南史料目錄概說

方國瑜著

雲南史料目錄概說

第一冊

方國瑜著

中華書局

1984年·北京

雲南史料目錄概說

第二冊

方國瑜著

中華書局

1983年·北京

雲南史料目錄概說

第三冊

方國瑜著

中華書局

1984年·北京

雲南史料目錄概說

(全三冊)

方國瑜 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43 7/8印張·1,018 千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800 冊

統一書號: 11018·1176 定價: 4.85 元

弁 言

歷史資料是一定社會環境的產物。人們在生活實踐中，進行生產鬭爭、階級鬭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全部過程，都是歷史資料；但時過境改，所能得到的資料只有一些口傳、遺蹟、遺物，更多的是文字記載，為研究歷史的重要依據。如何認識、研究和應用這些資料，則有專門科目——史料學，是研究歷史的基本工作，為歷史科學輔助科目之一。做好這項基本工作，有助於歷史研究作出成績；而這項基本工作，是複雜繁重的，是要費氣力的。

歷史資料的方面雖多，主要是文字記載，凡涉著作之林，莫非史料，有浩如淵海之歎。為了研究問題，需要史料，非隨手可得。要了解史料存在的情況，當利用專門科目，如：目錄和版本之學，分題分類著錄名目，求其完備，以供翻閱。而衆本雜陳，衆說紛紜，為求確解，有校讐和訓詁之學，闡明其內容。此外，有文字（語言）之學，器物（金石）之學，以及年代（譜錄）學圖書（文獻）學等。各方面的知識綜合應用，來了解現存歷史資料的情況，從而考究史料的來源、流傳，辨別抄襲、竄改、真偽，分析史料的社會性，以及史事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做好此項基本工作，可使歷史研究收事半功倍之效，這是歷史工作者所迫切要求的。前人目以目錄為讀書門徑之學，由此問津，循序以進；所以專門之學，要求有專門目錄之書。

雲南史料目錄之作，前人已有編纂，其較著者，萬曆《雲南通志·藝文志》立“遺文”專目，收史志著錄有關雲南史事之書，畧具解題，自漢迄明凡二十一種，（見卷十四）。惟所錄甚少，且未盡確。又有“鄉人著述”專目，收五十八種，（見卷十五）多為明人所作。自

後，謝肇淛《滇畧》卷八“文畧”中、劉文徵《滇志》卷十八“藝文志”中，亦有專目，稍作增補，康熙、雍正兩本《雲南通志·藝文志》亦然。而大都簡陋，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乾隆間倪蛻作《滇小記》，有“滇雲紀載”及“滇雲人士詩文集”兩條，嘉慶間師範《滇繫雜載》，有“滇中掌故”及“各家詩文集”專條；此二書所錄之詩文集較多，掌故之書則甚少。至道光年編纂之《雲南通志·藝文志》，乃大為恢擴，改前此志書輯錄詩文為《雜著》二十二卷，又仿《漢書·藝文志》之例，編錄書目，凡紀載滇事之書二卷、滇人著述之書二卷、金石文字二卷；至是，專題編撰雲南史料目錄，粗具規模。其搜羅羣書中有關滇事、滇人之書，備錄解題，悉註出處，讀者稱便焉。自後，光緒兩本《雲南通志·藝文志》依之，稍有增補。近世有李小緣撰《雲南書目》，（公元一九三七年排印未發行），惟取《通志》所載及近人撰述兼取外文稍加分類而已，（未見其書，一九三八年八月作者至昆明時為瑜言之）。方樹梅（雁仙）先生致力於雲南文獻，經歷二十餘年搜訪，編撰《雲南藝文考》，哀然成帙，已收入《新纂雲南通志》凡十卷，（卷七十一至八十）。其中，滇人著述之書八卷，紀載滇事之書二卷；所著錄滇人著述經、史、子、集四部，凡一千四百六十餘種，已稱詳備。而明以前只寥寥數種，在一九四四年先由雲南大學西南文化研究室排印，題為《明清滇人著述書目》，以廣流傳。至於紀載滇事之書，所著錄書名，出道光、光緒《雲南通志·藝文志》之外者甚少，且解題亦錄舊文而加刪削，可取無多。故滇人著述之書已有較為完備之本，而紀載滇事之書猶待有新作也。

瑜多年留心者，則為紀載滇事之書。憶自一九三四年秋，專攻科目傾向雲南史地之學，時所知雲南史料甚少，在南京圖書館瀏覽所及，讀一書或一篇，記其概要，歸滇後，時有增補，積之漸多。一九三八年冬，得道光《雲南通志·藝文志》單本，置案頭隨時翻閱，按目尋書，頗得益處，乃多所評論，札記於紙片，擇要寫專篇，積稿

已多。在一九五七年秋，將全部編次，成《雲南民族史史料目錄解題》一書，刻寫油印，分裝二冊，作為課堂教學參考之用。但這份草稿，大都煩瑣考據，流於形式主義，脫離歷史實際，脫離現實要求，堆積一些資料，沒有大用。一九六〇年後，修改此稿，經過幾個朋友提供意見，到一九六五年，改補過半，所有批記、貼條、夾紙，凌亂已甚，束作一網，雖資料較充實，而仍前人題跋之舊，有待改造也。

又文物資料，元、明以來地理志書之古蹟、塚墓及山川諸目中，畧有記載，或於藝文中載碑版文字。明嘉靖間周弘祖《古今書刻》所錄有《雲南碑目》，清乾隆間王昶在雲南搜訪金石拓片，所作《金石萃編》一書中有南詔、大理金石專卷，錄文並題跋。後阮福作《滇南古金石錄》一書，道光《雲南通志·藝文志》以金石為副編二卷，著錄漢至宋金石文字及所知題跋，粗具規模。近世袁嘉穀（樹五）先生擬作《雲南金石萃編》，僅成卷一（《孟孝琚碑題跋》），已排印。李根源（印泉）先生所得雲南碑刻拓片最多，合以見於記載者，編成《雲南金石目畧》初稿一書，（公元一九三五年排印），又作《續稿》（未印）。自漢至宋有超出道光《雲南通志》金石目之外，且增元、明、清時期碑目共約二千三百餘種，為雲南金石目之最豐富者。前人所作金石書錄，以古為貴而賤後代，此好古之偏見也。李先生《景邃堂題跋》卷二《跋大理崇聖寺碑》，譏王昶、錢大昕、阮元諸人鄙視元、明碑刻之失，乃說：“金石之學，非所以供愛玩，將補史志之缺，如以元以來碑不足道，則元以來史不足講乎！”此卓識之論。所編《雲南金石目略》，著錄元明清石刻及器物至二千三百種，有見地之作也。

雲南文物資料，瑜所知甚少，在一九四〇年間編纂《雲南金石考》，搜錄前人題跋，並逐件自撰跋文，編錄前期五卷，中期六卷，後期元代四卷，各分著錄、待訪、待考、存疑；至於後期明、清兩代，所得實物資料過少，據所知擇重要者，分函各地徵求，而應者寥寥，只

得錄已成之目略，稍有增補，爲五卷。此稿收入《新纂雲南通志》（卷八十一至一百）。資料較前此志書爲完備，而缺點甚多。在一九五七年編印《雲南民族史史料目錄解題》時，金石文物資料，未能詳實，且追循前人題跋之舊，必須改造也。

新中國成立，重視文物工作，組織雲南文物管理委員會，後改雲南文物工作隊，並設立雲南省博物館，已有專管機構，開展收集、調查、發掘、研究，成績斐然，遠非舊社會可比，提供歷史文物資料，頗多可貴，大有助於編撰文物目錄也。

瑜過去所作，不論文獻資料或文物資料，只圖搜集羅列，解說現象，追蹤前人，以一得之見沾沾自喜，脫離歷史實際而不自覺，反映個人在舊社會形成之觀點、立場。經過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初步認識自己，力求改造舊稿，並通過具體工作，改造主觀世界，認爲史料目錄是輔助學科，要揭示歷史事實，才能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本此見解，力求對舊作進行改造，自前年春初，重理舊業，大刀闊斧改作，至今大體完成，着重探索史料之來源及時代背景、作者之思想觀點、史料之階級內容及其使用價值，進行分析批判，提出粗淺意見，供雲南歷史研究者參考，庶幾有所裨益。

瑜謂：史料目錄之任務，猶之開發鑛業之地質調查工作，先經勘探、測量、化驗，作爲施工依據；然勘探地質資料與歷史資料不同，因歷史陳跡（文字記載與實物），存在甚少，其存者大都出自統治階級之手，歪曲、捏造者逐處有之，考訂鑑別非易事。況瑜知識甚陋，尤其理論水平很低，所提之見解，錯誤必多。瑜從事雲南史地之學，深感史料缺少且多不確，故勤於輯錄名目，多作評論。要求發現問題，從而分析問題，加以解釋，得到系統闡述史事。爲此進行搜索與鑑別史料，經年勉力於此，積稿稍多，但限於能力，成績甚少也。

鄭樵《通志》卷七十一《校讐畧·編次必謹類例》論曰：“學之不

專者，爲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爲類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按：此論甚精辟，所謂“書”卽史料，“類例”卽目錄，史料目錄是史學研究的基礎。要求史學研究不斷發展，有賴於基礎——這門類例科目不斷發展，而這門類例科目的發展，有待於積累知識，不斷深入提高。瑜謂：所有知識都是屬於社會的，來自社會，歸於社會，非個人所得而私有，乃通過個人勞動，在已有基礎上增益新知。推進學術發展，是沒有止境的，一切事物都在發展，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而發展要在已有基礎上提高。一門學科具有廣泛的聯係性，有其階段，逐浪前進，以至無窮。瑜作此稿，備錄所知舊說，意圖有所發明，多作議論，以“不淹沒前人，要勝過前人”自勉。認爲前人之不足者有所增益，盡力而爲；惟限於能力，常感不足，未能通暢，缺謬必多。惟盼後之來者，補缺、勘謬，恢弘此學，則瑜已盡綿薄之力，不至枉費矣。

瑜自一九六二年秋視力衰退，有加無已，至七一年冬已很嚴重。次年出外醫治，病在視網膜血管硬化，脈絡變質，以至視力模糊。醫生診斷，認爲無法挽回，且要繼續惡化。然尚未到完全喪失勞動力的地步，故自七三年春初，改造舊稿，至七四年秋完成《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一書。是年九月初，因長期胃潰瘍病大發作，出血過多，不省人事。奄奄一息中，得黨領導和同志們的關懷，醫生搶救，及時切除胃五分之三，調理四個月，幸獲痊愈。乃抓緊工作，改造此稿，因限於體力，至一九七六年冬猶缺元、明、清文物資料部份，而視力衰退，惟恐發展至不能看書寫字，勉力完成此部份，謄寫清本，共分裝爲二十冊，作此弁言，畧述作書經過。至於體例及要點，當說於“畧例”中，求教於讀者匡正之。公元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麗江方國瑜識於雲南大學新村宿舍，時年七十有五。

署 例

一、分卷及分類

此稿所收雲南歷史資料，按其形式分作文獻資料與文物資料兩部分。各時期之撰述爲文獻資料，凡五卷；各時期之實體及原件爲文物資料，凡三卷。各卷中以內容分類，又以時序著錄名目，其大體已具於書端之目錄中，以供查閱，不免有不適當者。

歷史分段，以雲南歷史發展結合全國形勢，分爲三段，即：自秦統一以後經兩漢、三國、兩晉至南北朝爲一段；又自隋統一以後經唐、五代至南宋爲一段；又自元統一以後經明至清爲一段；各約七百年。此三段所著錄文獻資料，後來愈多，故前二段各一卷，後段元、明、清各一卷，以明、清兩時期數量較多。又著錄文物資料，前兩段名目雖少，考說較多，各爲一卷，後段碑刻較多，其史事多見於撰述，故約取之，惟詳於近代，亦爲一卷。各段文獻資料分類，各以內容，不求一律，文物資料不分類，約以時序錄之。

二、著 錄

自來著作目錄之書，有歷史家書目，有收藏家書目，有鑑賞家書目，有讀書家書目，各有要求。此稿以讀書要求爲主，結合各家，求其完備。惟非有聞必錄，或舉例已足，或無大重要；如：明、清滇人詩文集，所知約一千種，只收數種以概其餘。

目錄之作，有書目，有篇目，有條目，各有用途。此稿以書爲主，兼及專篇、專條，選擇史事較重要者；散見於羣書之篇目、條目甚多，都爲史料，僅舉其重要，並說及其餘。

著錄重要史料。有可供參証或次要者，作附說或附見。又有同一類可合爲一目者，或分題說之，如南北朝時諸碑有七種；或不分說而合錄之，如：郡邑志書，明時有六十餘種，清時有二百餘種，只各列一目。

以上數事，所著錄書名或篇、條名，以及附說附見、合目、分目，並經考慮，惟不免權衡失當，且所知不周，以至錯誤，猶待補之、正之。

三、概 說

著錄文獻、文物名目，畧作說明，前人之作，有稱敘錄、解題、提要、題記、題跋、概論等，今稱“概說”，意爲大概說說，不計詳畧，不拘一格，結合史事，發抒意見。其主要則有二事：一爲史料之來源，一爲史料之階級性。

批判的研究史料，要從說明史料來源問題入手，明確史事之時間、空間、環境與撰人之活動，而後確定史料之歷史意義，闡明歷史實際。其來源過程，有在史料本身已說明，亦有未具，則當多作考究。茲舉幾種重要者，如：司馬遷作《史記·西南夷列傳》，所載事蹟，取自檔冊之外，因曾從軍親至西南，任中郎將，爲經畧此地區，進行調查研究，故所作紀錄，多有根據。又《漢書·地理志》記西南諸郡縣之水道、礦產，則據郡縣所報而編纂之地理圖志，爲經過調查紀錄。又《後漢書·西南夷列傳》載哀牢夷事，出自楊終《哀牢傳》，爲哀牢使者所述。應劭得楊終之書錄在《風俗通義》，范曄又得應劭之書轉錄於《西南夷列傳》。又《通典·邊防典》“松外蠻”條記西洱河風土，爲杜佑得梁建方出兵至西洱河時之紀錄。又樊綽作《雲南志》，其卷二至十，錄自袁滋《雲南記》，而袁滋書錄自出使南詔時得地方圖志之書。又《新唐書·南詔傳》載風土二千餘言，有出自樊綽書，其餘出自徐雲虔使南詔時所作《南詔錄》。凡此，

史料本身並未言之，多經考究，大畧可知；明其來源，始可確定歷史意義，進而批判分析，闡明歷史真象也。又考究其來源，當辨明其事，親身經歷之作，未必盡符事實。如：魏晉間親至西南者作《永昌郡傳》，所記之“尾濮”；元李京親至雲南各地，作《雲南志畧·諸夷風俗》，所記之“越嶲羅羅”；明萬曆年間隨軍親至雲南者作《西南夷風土記》，所記之“蠻英地羊鬼”，說有其事，實則無稽之談，蓄意誣蔑，若此者甚多。至於纂錄之書，依據紀錄，而有未經審核者。如酈道元《水經注》，徵引有據，而以意貫穿水道，有錯雜難明或無其水。又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稽諸舊紀，纂錄成書，因取諸家之說，有先後不一者。若此之類，後人編書多不免有。又依據紀載而竄改用字者。如：《元史·地理志》州縣沿革之大理時事，據《雲南圖志》，《圖志》有所本，而竄改稱號，以至年代不清。又萬曆《雲南通志》記民族，改易前志“白”、“爨”用字，後來有從前志，有從萬曆《志》，以至錯亂不堪。又乾隆間聚珍版叢書刻樊綽《雲南志》，從《永樂大典》輯出，而改易書名，意在誣蔑，不知者盲從之。若此，所錄資料有根據，而因無知或蓄意竄改原文，以至令人迷惑者，往往有之。又纂史之書，編者自述史料來源及其所作偽說以欺世人者。如：《滇載記》出自《白古通》、《繹年運志》，早已有漢文傳本。明嘉靖初，姜龍得張雲漢抄本，付楊慎稍為刪正，而楊慎冒名為己作，自言譯白文《玄峯年運志》為書，李元陽亦稱道之，實一騙局。又《雲龍記往》為董明善作，王文鳳得之改署己名，章學誠又得之收入《實齋文集》，並自言刪正，實則三本幾全同，王、章抄襲而冒名己作，其行可鄙。至於《南詔野史》偽託楊慎撰，《白古通淺述》偽託趙順撰，則後人比附，並非有據。尚有虛構史事者。如：《隋書·史萬歲傳》之《西洱河諸葛亮碑》，樊綽《雲南志》之《石城諸葛碑》，其事離奇不可究詰。更有甚者，宗教迷信之神話傳說，娓娓動聽，實則無根之談，莫究其始。史料之來源必先考究，而後能去粗取精，去偽存真。

不僅考究史料來源，亦當明其流傳，在長時期中，輾轉傳抄、翻刻，以及注解、評論，見於各家著錄（史志、收藏）之傳本，知其大概。而各本文字有訛奪、點竄，解說有曲直、異同，當恢復其初文、初意，此亦繁重之任務。

更重要者，則爲洞察史料之社會性、即階級性。蓋所有資料，都有其意圖，無不打上階級烙印，須批判分析，予以深刻解釋，揭露其政治傾向與實際目的，結合歷史實際，作適當分析，提出問題，才有助於研究歷史。

雲南地方歷史發展過程，與所有人類歷史、全國歷史，有普遍性，其具體情況則有特殊性。又雲南各地各族之具體情況，有一致性，亦有差異性。即因社會基礎發展不平衡，歷史現象錯綜複雜，當具體分析研究。而在一般情況，因雲南地處邊陲，且少數民族雜居，長期遭受反動階級統治；由於“異內外”、“夷夏大防”之說，施行所謂“內王外霸”的大民族主義政策。且各部族統治者之地方民族主義，時有爭端。由於階級關係與社會經濟緊密聯係，發展延緩，長期處於落後階段。所得歷史資料既奇缺，且大都誣竄，必須嚴格批判，闡明真實歷史，爲史料工作之迫切任務。其重要則有二事：一爲勞動人民創造歷史，一爲中國整體不可分割之一部份。闡明勞動人民爲歷史之主人，頌揚勞動人民創造歷史之豐功偉績，批判統治階級偏見，揭示歷史真象，與人類及全國階級社會歷史有普遍性。在雲南突出者，則因具體情況而被歧視，如班固《漢書敘傳》說：“西南外夷，別種殊域。”後來歷史家貫徹此反動觀點。然自古以來，雲南爲中國整體之一部分，即中國文化體系之一部份，其發展過程，與全國形勢息息相關；在各時期之情況有所不同，其本質則毫無差別，不以各時期各地區之政權形式之差異而有改變；然見於史料，以地方政權與中原王朝之關係，認作與中國之關係，此維護王朝體系之偏見，以現象當本質，當嚴格批判者。中國歷史，自

秦以來形成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幅員廣大，人口衆多，即建立在各族人民之共同願望，封建王朝亦因此基礎建立政權機構；而統治者實行階級壓迫剝削政策，大民族主義亦由此產生，與地方統治者之間相互利用，亦相互爭奪，而作爲一個整體發展歷史，則未改變。惟王朝體系思想，因王朝勢力有盛衰，認爲中國版圖有伸縮；此只知有王朝、不知有中國之謬見，破壞祖國統一、民族團結，顛倒中國歷史當再顛倒過來。

雲南歷史長期在反動統治遭受歧視，爲統治階級服務之文字記載，極盡歪曲凌辱之能事，嚴重違反歷史實際。更有甚者，近代外國野心家，妄圖侵畧中國，誣蔑中國歷史，製造輿論，用心異常險惡。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及反動民族主義，歪曲中國歷史不是各民族人民共同願望、共同締造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而是以帝王征服爲動力，在歷史上無穩固之疆界，意圖破壞中國領土完整，分裂中國民族團結。爲侵畧主義服務之歷史工作者，以研究中國歷史爲名，任意造說，發刊大量書籍，現今尤以霸權主義者，其險惡用心最爲突出。如說中國歷史上之邊界，西部不超過甘肅、四川；又說雲南爲印度支那半島諸國之一。一片胡言亂語，淆亂視聽，將雲南歷史劃在中國之外，荒謬已極。

新老帝國主義，利用封建統治之反動觀點，沆瀣一氣，且別有用心，更加誇大，當嚴厲駁斥。應先嚴格批判封建統治反動觀點，加以澄清，而後正確闡明真實歷史事件，此爲批判研究雲南歷史資料之首要任務。在反動封建思想統治時期，廣泛流行之各種史料，批不勝批，惟堅持階級分析方法，掌握歷史科學武器，則在善於讀書也。

目 錄

弁言

畧例 一、分卷及分類 二、著錄 三、概說

卷一 漢晉(西漢至南北朝)時期撰述

甲、傳記之屬

《史記·西南夷列傳》 司馬遷撰	1
《漢書·西南夷列傳》 班固撰	6
《後漢書·西南夷列傳》 范曄撰	8
《東觀漢紀》	9
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	10
《西漢會要》、《東漢會要》 徐天麟撰	10
《三國志·李恢傳》、《呂凱傳》	10
重撰《三國志》	12
晉、宋、齊、梁諸書紀傳有關西南事蹟	12

乙、地理志之屬

《漢書·地理志》西南諸郡	16
《續漢書·郡國志》西南諸郡	16
《晉書·地理志》寧州	19
《宋書·州郡志》寧州	19
《南齊書·州郡志》寧州	19
洪亮吉補三國、東晉、十六國三種《疆域志》	22

《水經注》西南諸水 酈道元撰	24
----------------	----

丙、地方史志之屬

《哀牢傳》 楊終撰	27
諸葛亮作《哀牢國譜》、《西南夷圖譜》	28
《永昌郡傳》	29
《南中八郡志》	31
《南中志》 魏完撰	33
《華陽國志·南中志》 常璩撰	34

丁、辭章及雜載之屬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撰	42
《難蜀父老書》 司馬相如撰	42
《白狼歌詩》	45
漢晉時期有關雲南之文章	47
《蜀都賦注》(摘句) 左思撰 劉逵注	48
《廣志》(摘專條) 郭義恭撰	48

卷二 唐宋(隋唐至南宋)時期撰述

甲、紀傳之屬

《隋書·梁睿傳》	51
《隋書·韋沖傳》、《史萬歲傳》	60
新舊《唐書·本紀》雲南事蹟	61
《舊唐書·韋仁壽傳》	62
新舊《唐書》諸傳	65
《舊唐書·南詔傳》	65
《舊唐書·西南諸蠻傳》	70
《新唐書·南詔傳》、《南蠻傳》	71
《通典·邊防典》 杜佑撰	77